

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佈展側記

何碧琪

博物館人員策劃大型特展，經常需要向本地甚或海外的博物館商借文物，務求豐富展覽內容，並向觀眾展示與此專題相關的重要作品及最新研究。今年一月十六至二月二十四日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下稱顏真卿特展），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下稱本館）共四件宋拓，即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懷仁〈集王聖教序〉、李邕〈李思訓碑〉及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亦在展覽之列（圖1～4，均為北山堂惠贈）。籌劃特展涉及多方商討及協作，筆者藉是次外借展品的經驗及佈展的見聞，向讀者介紹這特展誕生的一鱗半爪。

二〇一八年三月底，筆者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下稱東博）、台東區書道博物館、三井記念博物館及京都國立博物館，調查王羲之（約303-361）〈十七帖〉等拓本的各種版本，獲得富田淳先生、鍋島稻子女士、清水實先生、吳孟晉先生等接待及賜助。觀摩相關拓本之外，富田淳先生向筆者查詢關於本館收藏宋拓本外借展覽的可能性及相關手續。回港後，筆者核實相關宋拓本自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後並未展出，符合本館規定文物得相隔一年半才再次展覽的基本要求。檢視過文物的保存狀況，並與本館姚進莊館長及陳娟安典藏主任討論，考慮到二〇一三年本館也曾將所藏〈甲之二御府領字從山本蘭亭序〉（館藏編號：1973.0618，利榮森先生惠贈）借予東博於「特別展——書聖

王羲之」中展出。基於上述因素，筆者於去年四月底去信富田淳先生，請東博將借展意向書寄至本館。

二〇一八年五月底至九月間，東博正式向本館提出借展申請，商借四件宋拓本（見下文介紹）的原因，是配合東博以顏真卿（709-784）為主題、並兼及唐代書法發展史的展覽。本館按照向來借展的規定，審核借展方的展覽設備報告，包括借展單位的歷史、舉辦相關展覽的經驗；展場及暫存庫的溫度、相對濕度及光度合乎保護紙絹的規定，並且具穩定性；展場及展櫃符合防火及保安要求；借展方安排可信賴的文物運輸公司運送展品及向海關申報；借展方委派具資歷的人員專責借展及處理文物；借展方需按本館提供的文物估值為借展文物購買保險；需於展覽前

至少半年正式提出申請，以便有足夠時間辦理借展。本館確認東博合乎上述規定，答允雙方派員往對方的機構負責文物點交的工作等要求後，於是向本館諮詢委員會提請是次借展申請，經諮詢委員會主席及成員投票，獲過半數贊成通過借展申請後，正式啟動借展的具體執行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四種拓本的重要性

富田淳先生代表東博向本館借展的四種拓本均是十二至十三世紀拓印精良的善本，經著名鑒藏家收藏及題跋，是本館所藏最珍貴的拓本「北山十寶」中的四寶，由利榮森先生（1915-2007）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捐贈本館。利氏北山堂作為中國文化的守護

者及贊助人，在香港可謂無出其右。

〈九成宮醴泉銘〉（見圖1）由一代諫臣魏徵（580-643）撰文，歐陽詢書，《宣和書譜》記其為「翰墨之冠」。本館藏本有清代金石學祭酒翁方綱（1733-1818）等題跋，並得碑帖研究權威王壯弘（1931-2008）著錄，稱為「孝經堂本」或「孔雱谷本」。¹此本字損較少，如第三行「窮泰極侈」的「侈」字完整、第十五行「光武中元元年」的「光」字四周並無外框，未避完顏亮（1122-1161）子光英名諱，故拓印年代在十二世紀以前。明初〈九成宮醴泉銘〉原碑字口已被剝粗，原貌不存，更顯本館藏本的重要。²此本與本館藏李邕（678-747）〈李思訓碑〉（見下述）等共八種拓本，於二〇一六年獲選入第五批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屬於《古籍定級標準》



圖1 632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宋拓（約拓於12世紀） 汪氏孝經堂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2.0024（北山堂惠贈，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11472） 鄧明亮攝

中時代早、流傳少、價值高的二級以上古籍。

懷仁（約七世紀）〈集王聖教序〉（見圖2）是唐以後書法家臨習王羲之行書不可或缺的書法範本，其內容及刻立經過，見證著唐太宗（598-649）、玄奘（602-664）、高宗（628-683）及懷仁等弘福寺僧之間情義。本館藏本有文彭（1498-1573）、姜宸英（1628-1699）、李宗瀚（1769-1831）、沈尹默（1883-1971）等題字，曾為孔尚任（1648-1718）、孔廣陶（1832-1890）等珍藏。此本附有周浚霖（1833-1868）重抄方士庶（1692-1751）錄蘇軾（1037-1101）〈審定聖教序集字原稿書後真蹟〉，內容記載此碑刻立緣起及過程，未收入《蘇文忠公全集》，亦少被著錄，此錄文可補文獻之缺。³〈集王聖教序〉經歷代捶拓，字畫漸趨淺細、殘損，且原碑斷於宋元之交，本館藏本為碑斷前拓，尤為珍貴。

李邕〈李思訓碑〉（見圖3）是其行書的代表作。本館藏本墨色醇古，王壯弘稱「拓極精」，⁴從其字損程度可斷為南宋（或金）拓本。〈李思訓碑〉下方字畫殘損，本館藏本罕有地配補了碑額及字畫缺損部分，前副頁附有廣東碑帖研究專家羅原覺（1891-1965）校對多本後重建〈李思訓碑〉的原貌，後副頁記補正文獻，⁵這是繼王昶（1725-1806）之後關於〈李思訓碑〉最完備的研究。此本經吳榮光（1773-1843）、潘仕成（1804-約1873）等遞藏，翁方綱、成親王永瑒（1752-1823）、英和（1771-1840）等題字外，尚有羅天池（1805-約1856）、康有為（1858-1927）、黃賓虹（1865-1955）、羅振玉（1866-1940）、梁啟超（1873-1929）、王國維（1877-1929）等跋，記錄了清末民初廣東重要學術群體與外省學者的交往，此本是瞭



圖2 672 懷仁 集王羲之聖教序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孔氏嶽雪樓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85.0167（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圖3 740 李邕 李思訓碑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吳榮光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3.0263（北山堂惠贈，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11473） 鄧明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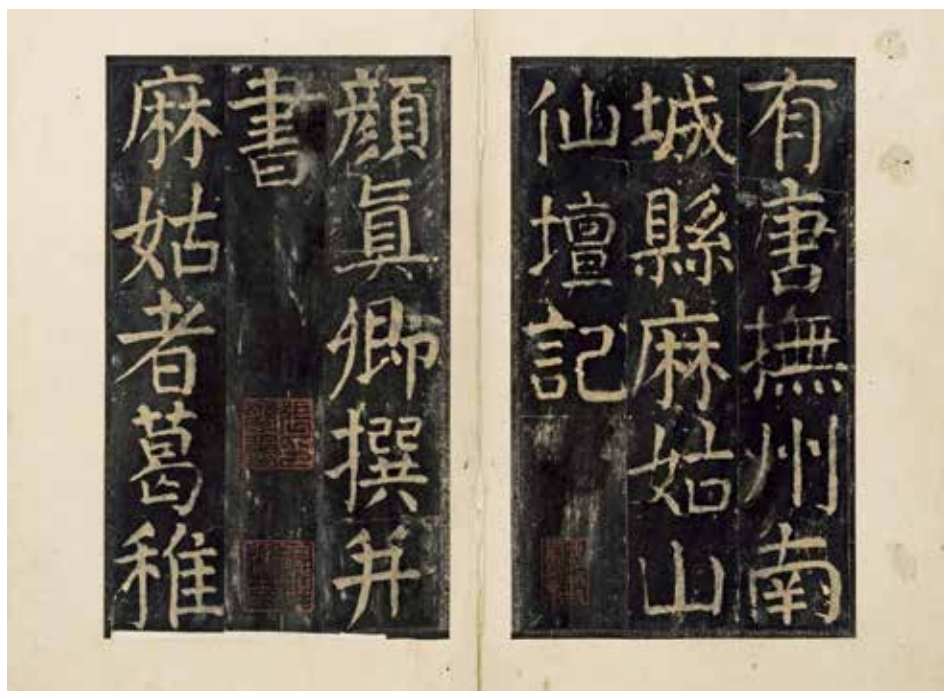


圖4 771 顏真卿 大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何紹基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4.0061（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解廣東文化史的重要文物。⁶

〈大字麻姑仙壇記〉（見圖4）是顏真卿（709-784）中楷傑作，原碑相傳為雷火所毀，至今流傳有大、中、小字本，《宣和書譜》稱大字本風格秀穎，本館藏本即屬此種，為清陸恭（1741-1818）、何紹基（1799-1873）舊藏。何氏得此本時年僅三十四歲，他臨習顏體來自此本。他在此本題跋稱「此碑獨以朴勝，正是變化狡獪之極」，⁷可見他對此本

筆法了然在胸。此本屬淡墨拓，無缺字，整體字畫較傳世其他版本清晰。何紹基收藏時曾借予晏雲唐及黃雨生（均約十九世紀）父子鉤摹上石，此本在書法史及版本學上的價值不言而喻。

外借文物付運前的工作

二〇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東博按本館提供的估值為上述四件借展珍本購買保險，同時委託了與東博多次合作的日本運通公司負責文物運輸，雙方簽訂《外借協議》。本館則向東博提供四件外借藏品的包裝尺寸、基本資料及合乎出版要求的圖片，並準備《外借藏品現狀報告》，內容是以文字記錄拓本封面、每開、封底及背面的變化、殘損等物理現狀。至十二月中旬，東博方面由學藝企畫部部長兼「顏真卿特展」策展人富田淳先生作為代表，書道博物館主任研究員鍋島稻子女士協助，到本館檢查四件外借拓本及進



圖5 外借展品以無酸紙及膠膜包裹並裝箱 黎佩怡攝



圖6 已裝箱的外借展品被送上卡車 作者攝



圖7 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卡車內的外借展品 作者攝

行點交。檢查完畢，雙方修訂及簽署一式兩份的《外借藏品現狀報告》。接著由日本運通公司委託香港段的文物運輸公司人員用無酸紙及膠膜將四件拓本分開包裹（圖5），放入訂製的防震及防火金屬箱及木箱。其後，木箱被送上卡車（圖6），固定位置防止行車時滾動。經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過後（圖7），他們與負責香港段的運輸公司押運人員同赴香港國際機場辦理報關手續。四件外借拓本順利送抵東京，佈展前存放於東博的暫存庫。

佈展概況

「顏真卿特展」在平成館舉行（圖8、9），展出共一七七件中日書法及拓本等。根據富田淳先生所言，佈展時間約五天，工作包括將所有展品妥善展示於展櫃並鎖上，確定展示的內容，固定展品的位置，防止掛軸、手卷、冊頁滑動。所有展示板、屏幕及說明牌必須安裝妥當。所有展品鎖入展櫃後，大約兩天調整燈光和清潔展場，然後於一月十五日下午二時正式開幕。

本館四件展品安排在第三天全天及第五天下午佈展。筆者從東博西門進入，在警衛

室登記了姓名及聯絡方法，領取訪客證，由東博學藝企畫部企畫課國際交流室長楊銳先生迎接及帶領，把個人物品放置在置物櫃後，帶備工作所需的文件、手提電腦及相機（作記錄之用）等進入特展會場。特展會場內的工作人員，隸屬於東博、日本運通公司、設計公司、主辦單位之一的每日新聞社等，分別穿上實驗室白袍、工作制服或掛上印有「顏真卿特展」的工作證，以茲識別。楊銳先生稱，佈展數天特展會場所在的平成館二樓全天閉館，只有獲東博核准的人員才能進出，而展場外亦有東博人員駐守，以防止非工作人員進入。

一、本館外借拓本佈展

進入第一會場，富田淳先生、鍋島稻子女士及日本運通公司的人員早已在佈展。外借展品到達借展機構後，需要雙方人員在場才能開啟木箱，取出展品（圖10），由本館人員（即筆者）把展品放在預先安排的展櫃內。如展品屬於紙絹等有機物，通常先在暫存庫保存一至數天，讓紙絹慢慢適應當地展場的環境。

「顏真卿特展」分為六章，即第一章書



圖8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圖9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圖10 雙方人員同時在場，取出外借展品（左：鍋島稻子女士；右：何碧琪）。 楊銳攝



圖12 無酸紙包裹的墊板放在冊頁右邊下方，使頁面平正。 作者攝

體的變遷、第二章安史之亂前的唐代書法（以上在第一會場）、第三章顏真卿活躍期的唐代書法（分置於第一、二會場）、第四章唐代書法對日本的影響、第五章宋人對顏真卿的評價及第六章顏真卿對後世的影響（以上三章在第二會場）。本館外借展品屬於第二、三章，佈展亦按拓本原碑的所屬年代順序進行，故由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開始，放於特別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工作人員用紅外線測量儀量度位置、高度，在牆上固定說明牌，然後由筆者放入展品。（圖11）由於是展示〈九成宮醴泉銘〉的第一開，冊頁左右不平衡，工作人員需要量度左右高低的差距及冊頁的寬廣，以厚度合適的泡泡膠製造墊板，再以無酸紙包裹墊板，放在右邊冊頁



圖11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置於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 作者攝

下方，使頁面平正，亦避免冊頁中間的摺線斷裂。（圖12）另外，展品擺放在斜臺上以便觀賞，工作人員量度好冊頁擺放的位置，用壓克力配件、釘子及小紙版固定冊頁，以防冊頁展示時滑落。同一展櫃內的展品都妥善放好，便裝上玻璃。是次展出六種冊頁裝及一種整紙拓共七種版本，配合仇英款的〈九成宮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讓觀眾想像唐太宗於九成宮發現醴泉的經過，一睹此碑全貌，並方便資深的觀眾比對各種版本的墨色、字損等情況，這悉心選件，照顧到不同程度觀眾的需要。

與〈九成宮醴泉銘〉一樣，本館的懷仁〈集王聖教序〉亦放在訂製的展櫃內，而李邕〈李思訓碑〉及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圖13 外借展品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運送 作者攝



圖14 726 唐玄宗〈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的展示情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作者攝

則置於長期使用的展櫃。因為同是冊頁形式，佈展方式與〈九成宮醴泉銘〉類似。為了保護展品，它們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圖13），運送時把整個桌子推到另一展區。另外，四件拓本所展示的頁面，東博都預先徵求本館同意，慎重地處理所借的展品。

二、〈紀泰山銘〉巨軸等佈展

筆者參與是次佈展，觀摩了同場展品佈展的施工情況。第一會場展示了唐玄宗（685-762）〈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圖14），為此展場內搭建了約五公尺高的展示臺。東博監督佈展工程的特別展室豬熊兼樹主任研究員，與專責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的花形一雄先生（圖15），⁸ 講解在展示臺背後，由兩組滾輪鐵索將巨軸繫緊（圖16、17），兩組滾輪同時轉動，使巨軸徐徐上升，確定懸掛高度後，兩組滾輪中間尚有一條繩索繫住巨軸頂部（圖18），以防止巨軸上下移位。展示臺高約五十公分，在巨軸的左右及前方預留近一公尺的邊距，視覺上增添了巨軸的氣魄，也防止觀眾觸手可及，達到突出巨軸及保護文物的雙重效果。此外，顏色運用，亦見匠



圖15 花形一雄先生（左）及鍋島稻子女士（右）等商討佈展的施工情況 作者攝



圖18 繩索繫住巨軸頂部 作者攝

心。第一會場的各個展區，分別選用了淺藍、紫、棗紅、綠、黃、紅、黑等顏色作區分，讓觀眾容易意識到正進入另一展區之外，這



圖16 左側滾輪鐵索及木建支架 作者攝



圖17 右側滾輪鐵索，左右兩側各有一扇門，方便人員進入操作
作者攝

些顏色更為展品營造出不同的氣氛，例如〈紀泰山銘〉的展示檯與這展區以黃色為主，為唐玄宗此銘平添了帝王氣象。並且，所選用的顏色色彩飽和而沉實，是低反光率的物料或塗料，背景顏色不會喧賓奪主，相反能令觀眾聚焦於拓本及書蹟——通常只有黑、白、紅色（即墨色、紙絹原色及鑑藏印）的展品本身，也為這些歷史文物增添現代氣息。

是次展覽的設計，經常細緻地考慮到文物本身的觀賞性與保護文物兩方面的平衡與提升，褚遂良（596-658）書〈大唐三藏聖教序〉及〈序記〉等拓本掛軸，玻璃與拓本之間的距離很近（圖19），幼細的字畫甚至紙墨相發的質感都清晰可見。據豬熊兼樹主任研究員，這是策展人富田淳先生的要求。而且，展櫃內所用的物料是無酸或經檢測，務



圖19 褚遂良〈大唐三藏聖教序〉及〈序記〉（653）的展示情況
作者攝

求對文物造成最低的耗損。富田淳先生告知，東博平成館所用的大面積玻璃都由德國訂製，具備防震防碎裂的卓越技術之外，玻璃反射率低而清晰度極高。如光線調校合適，觀賞展品時彷彿沒有玻璃阻隔一樣。

三、顏真卿〈祭姪文稿〉佈展

〈祭姪文稿〉的佈展安排在第五天上午，筆者當天下午再次到第一及第二會場檢查本館外借展品的展示情況時，〈祭姪文稿〉經已放在獨立展區內的展櫃，封上玻璃。雖然未有機會看到〈祭姪文稿〉的佈展情況，但因為佈展第五天下午於第二會場檢查本館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的展示狀況（圖20、21，分別是佈展完成前後），剛好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芳如處長、陳建志助理研究員與東博登錄室六人部克典研究員正在為〈自敘帖〉佈展，相信與〈祭姪文稿〉程序相若。他們都配帶口罩、戴上手套及穿上實驗室工作服。東博已預先把說明展版釘裝在展櫃牆壁，並將二玄社〈自敘帖〉複製本放於展櫃，以量度展示內容的長度。取出複製本後，裁剪相同尺寸的無酸紙墊底，再把〈自敘帖〉慢慢展開，以壓克力配件固定手

卷的上下及前後，並由雙方代表核對展品及《外借藏品現況報告》，十分嚴謹。

回溯佈展的第三天，當時〈祭姪文稿〉仍未運送至東博。筆者觀察這專門為〈祭姪文稿〉而設的展場，其外及兩旁設有放映屏幕和說明版，內容包括顏真卿與安史之亂的關係，他撰寫〈祭姪文稿〉的歷史背景、顏氏家族的譜系、〈祭姪文稿〉的內容及日文翻譯、題跋等收藏史相關資料等，讓觀眾全面地認識〈祭姪文稿〉。

步向〈祭姪文稿〉的展場，主色由紅色突變為黑色，色彩的變化，隱喻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盛極而衰，亦預示著悲壯慘烈的一幕，即將上演。在這獨立的展場，只有為安放〈祭姪文稿〉的展櫃置於展場的正前方。（圖22）進入展區的當兒，像步入一個劇場，又似是喪禮中的靈堂。設計師以黑與紅取代白色，是為悲傷的場景作了藝術的轉化。抬頭觀看展櫃的上方，墜下了二十四條紅色的布帶兒，每條帶兒寫上〈祭姪文稿〉的內容，一帶一行，令人聯想起古代報喪的紙條。燈光照在帶兒上，帶兒隨風微微晃動，錯落的影兒散落在展櫃上的牆壁，帶兒與光影交錯，



圖20 預備為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作者攝



圖21 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完成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作者攝



圖22 | 安放顏真卿〈祭姪文稿〉的獨立展場及展櫃 作者攝

使筆者禁不住想像，那是顏臬卿和顏季明因被殺戮肢解的不息冤魂略過帶兒的痕跡。

當佈展完成，筆者終於在十多年後與〈祭姪文稿〉異地重逢，這一回〈祭姪文稿〉的引首、本幅及題跋都展開了，其精神、面貌更勝當年。在幽暗的燈光下，跟隨著顏真卿的筆觸游走，聽他談到「孤成圍逼，父陷子死」時，他義憤填膺、再也無法克制的澎湃激情，就像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第一樂章一樣震撼人心。這書蹟令昔日顏臬卿、季明慘被殺害的經過、真卿扎心的痛，超越時空，如在目前。據豬熊兼樹先生與楊銳先生所稱，使用紅色布帶兒是富田淳先生的意思，而展覽總設計則出自池田英雄先生手筆。記得二〇〇四年懷素〈自敘帖〉辯論，何傳馨先生在《故宮文物月刊》發表〈讓墨蹟說話——懷素「自敘帖」的實況〉。這經過用心細緻設計的展廳，讓人清楚聽見〈祭姪文稿〉墨蹟在說話，如泣如訴。筆者認為作為傳統藝

術作品的策展人及設計師，能夠達到孔子所言「述而不作」——將古人的藝術、情感、心思、意念用現代的文字及視覺語言準確地向觀眾呈現；「信而好古」——設計低調細緻，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作品之中，是極高的境界。只有深刻了解與體會作品，並對古人作品懷著敬意的策展人及設計師，才能達到如斯境地。

後記

君子之德風，即使千多年過去，顏真卿的德行、學養、藝術，仍然風靡至今。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當天，吸引了一百六十多位媒體人員到場採訪。（圖23）開幕式之後，等待觀賞預展的人潮川流不息。通往展場的路上，地鐵、上野公園、都放著印有顏真卿〈祭姪文稿〉的廣告版。（圖24）顏真卿的墨蹟，今天仍在說話。畢竟，戰禍、失去至親，白頭人送黑頭人的



圖23 「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盛況 作者攝

傷痛，是無分膚色、人種、階層、民族，都能體會的切膚之痛，也是一件劇蹟才能夠帶來這種超越時空、跨越地域的感動和反思。不過不能輕忽的是，既能保護文物，同時透過文物向公眾推廣文化藝術，是博物館從業人員需要謹慎思考及面對的挑戰。一件過千年的書蹟能夠平安地運送到世界級的場地展示，有賴專業團隊合作無間地將技術與設計發揮極至。歷史不能改寫，但未來可以締造。在此祝願所有曾因戰亂而承受屈辱煎熬的人們，早日走出歷史傷痛，如顏真卿〈祭姪文稿〉一樣，讓悲憤昇華，令同遭禍患的後來者獲得啟發與慰藉，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圖24 上野公園內（上圖）、外（下圖）放著印有顏真卿〈祭姪文稿〉的廣告版及宣傳掛幅 作者攝

註釋

1. 王壯弘，〈《九成宮醴泉銘》版本研究〉，《中國書畫》，2010年8期，頁44-51。
2. 本館藏《九成宮醴泉銘》之詳情，可參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頁62-71；此本亦曾出版原大字帖，見何碧琪編，《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
3. 此錄文刊於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72，圖3。
4. 王壯弘，〈增補 李思訓碑〉，《增補校碑隨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562-563。
5. 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90，圖4；頁109，圖4放大，頁90-109。
6. 詳見何碧琪，〈從北山堂惠贈宋拓《李思訓碑》略窺嶺南學術群體〉，《美成在久》，2016年11月（總14期），頁22-37。
7. 此題跋圖版見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116，圖33，相關研究參頁110-121。
8. 感謝東博的楊銳先生翻譯。